

我认识谭蕾是来欧洲做博士后的时候，那时就听说了，Douady 有一个中国女学生，学术挺厉害的，在法国工作，而且事业和家庭都兼顾，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孩。那时候，我刚从美国来欧洲，还真的不确定，中国人怎样在欧洲的学术界立足的，听了这样的故事，又是女生，当然觉得很励志。

在我当时的想象中，这位女数学家一定是高不可攀的一位女神吧。第一次和谭蕾姐及她的家人，近距离的接触，是我刚刚拿到法国的职位，谭蕾姐邀请我去他们家作客。他们家在巴黎的郊外，一进家门，就觉得很亲切，两个小朋友十分可爱，她先生还亲自下厨了。谭蕾姐一点都没我想象的那么高高在上的距离感，而是特别亲近人。给我讲了在法国工作的很多趣事，单位里的事儿，还有她以前的个人经历，感情经历，还有事业上怎么走的，又怎么和家庭联系起来的，还有下一代人的育儿经验。不光告诉我外人看到的鲜亮的一面，还与我分享好些辛酸苦辣，让我顿感一个真真实实的大姐姐，特别真心的和我交心，对我十分关爱。让我感到，人生的道路不一定平坦，但是总是可以克服困难，云开雾散，阳光普照。她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

后来，我又从法国转工作去了德国。办理手续的时候，找谭蕾姐好多次，因为她以前也办过相似的手续去过英国。其实我开始都不太好意思给人家打电话或写信问，毕竟只是去了人家家里一次这样的关系，而且别人每天的生活可能也挺忙的。可是每次打电话，谭蕾姐都特别热情，这次给我介绍了好多这方面的经验，然后我当时法文也不太好，谭蕾姐还帮我解释了好些文件，以及这些文件在实际中的应用。

再后来，我到了德国，终于请了谭蕾姐来哥廷根访问，本来是想邀请谭蕾姐作为我们的诺特教授的，但是她的时间安排不开，而且她本人对这些名利什么的看得好淡，所以倒是她带来了他们一家人，只是做了个普通的报告。虽然是普通的报告，可以看见谭蕾姐很快就和她新的同事（谭蕾姐当时刚刚转到一个新的学校升了教授）立刻展开了非常有趣的研究。谭蕾姐在学术上真是一个活跃的人啊！我们讨论班的报告中如果是这个方向的也常常 cite 到谭蕾姐的工作。我虽然不在这个领域工作，作为一个数学家，我也是很快能领悟到谭蕾姐的工作的重要性！

之后，我的个人生活遇到了好多困难，这时候是谭蕾姐主动的跑过来和我联系，问长问短，提出老多帮助的意见。有一次路过巴黎，还去接我的车，陪伴我聊天什么的。当时谭蕾姐已经背疼的一定要吃止疼片了。谁也没想到是这么严重的问题啊，都以为是肌肉或是腰椎的问题。哎，最后一次去谭蕾姐家，她已经开始化疗了，人瘦了许多，但仍然很坚强，很乐观，还告诉我和崔老师的文章，怎样怎样的。我当时也处于很艰难的个人问题之中。我们两互相鼓励，我说谭蕾姐一生挺过了那么多关，是我的好榜样，这一关也一定能挺过去的。那是去年六月的事儿了。今年二月我们放假期间，我想去巴黎看看谭蕾姐的。可是她已经微信留言说让我还是不要来了吧。并且让我问问有没有按摩什么的可以减轻疼痛。我心里一下就没底了。着实伤心。。。真是很后悔一直也没帮谭蕾姐找找巴黎的按摩中心。等我去打听的时候，谭蕾姐去世的噩耗就在当天传来了。

愿谭蕾姐安息，往生净土。人生虽然短暂，她的工作和才华会永远保留。还有她亲切的身影，一直都会留在家人朋友的心中！

朱辰畅，2016.05.06